

故径仍有琴声在

据说有一条路，琴声可通天。望一眼倾国倾城，走一遍地老天荒。那条路上还有甜美的老酒，和卖酒的绝色女子。

我提着空瓶朝那老远就散香的酒垆走去。文君的酒有墨香有诗意，还有她明媚不屈的微笑。据说很紧俏，我得赶紧去。过了那座桥，芭蕉树后幽幽的琴声正缓缓流淌，想必是相如同学又在弹那《凤求凰》。文君每次听它都小心翼翼，仿佛呼吸重了都会破坏气氛，又仿佛稍有触摸就会疼痛。

这才子佳人，一个弹的是期望，一个听的是缠绵。我循声而往，琴声还在，琴身却孤单。雨滴落在琴弦上发出“铮铮”的声音。我试了试，哪是柔软的琴弦，分明是紧绷的钢丝。原来，不是自己的琴还真弹不出自己的音。

人生，总是要在一段刻骨铭心之后才算开始。从临邛到蜀郡，一路几多欢喜几多愁。幸好相爱的人，呼吸都是梵唱，对视都有花香。文君的心，幽闭了太久，却轻易被司马君推开了。他们之间，似乎只有一片芭蕉叶的距离，曾经各自静听，各自感悟，突然一天发现叶的背后虚掩着一份热烈的期盼，藏着自己遍寻不着的那个人：

□ 映铮

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相如一曲《凤求凰》抱着美人归，一首《上林赋》赢来紫袍加身。至此，长安城里的中郎将司马大官人天遂人愿，走出了仕途不顺的阴影。功成名就之人自是神采飞扬，加之音律赋词样样通，灯红酒绿佳人约有。渐渐地，一个有几分才色的茂陵女子驱赶了他的寂寞。怎么跟文君交待？只能实话实说。哪知寥寥数语引来情义满满的《白头吟》。他读得出其间不舍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之意，却拒绝不了年轻女子的温情脉脉……

那是一段漫长艰辛、满目蒙尘的日子，特别是那一封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”。十三个数字独独没有“亿”，既不相忆，也无情义，好一个薄情的负心汉。但她以淡然勇敢面对，拆字释之，千回百转以数吟诗。她说，那是为幸福铺设的迎宾大道。果然，相如读到这二十二行诗，既羞愧又惊奇。想那年“文君夜奔”之动人，想彼时“当垆买酒”之情深，还有哪个女子有如此担当和飒爽？又会有哪个女子有如此才学和深情？浪子回头吧，立即给文君回信：“诵之嘉吟，而回予故步。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。”



放羊坡 油画 孟涛 作

过庄采春

□ 郝富成

(外一首)

小河轻款，盈盈而去
几只鸭子在，一程追逐

零散的瓦房，炊烟袅袅
鸡，与树下的牛对视

时不时传来，犬吠
在山峦间徘徊

好一幅和谐的画卷
它，不仅仅属于村民
更属于，这个春天

立春

打开一段情感
笔尖划过
纸张，留下一片阳光

地上的度影
忽短忽长
归结于一场戏法

三分柔情
不只是化了雪
还，暖了两行诗

父亲·土地

“泥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”，“泥土处处是宝藏”，每当忆及已离开我们九年的父亲，他的这两句朴素的话语，无不回荡在我心头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纯朴诚厚的庄稼人，他一生都未离开过故乡的泥土。山野里，每寸土地都认识我父亲；田间，每块土地无不留下父亲数不清的脚印。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农民，除了犁田耕土，期待每年庄稼有个好收成外，无一技之长。中国传统农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，在父亲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传承。他不大懂得科技文化和富民强国的道理，但他就认准这样一个事理：农民一旦离开土地，生活就会大打折扣，能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就会破灭。

父亲是这样想的，更是这样做的。解放初期，父亲精心耕耘政府分给的田地，从早晨到天黑，从年初到岁末，无论酷暑还是严寒，父亲总是手握锄头。那些年父亲的嘴角常吟吟的，说今年的小麦能收多少斤，稻谷能收多少斤，除去交国家的公粮，家里还能基本自给自足。

当“三面红旗”的口号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时，土地全部收归人民公社，父亲便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，于是精神崩溃了。特别是看到很多人因饥饿而饿死，自己的家人也面黄肌瘦，

□ 杨国军

走路都异常吃力时，父亲失声痛哭。听母亲说，一个腊月三十天的晚上，父亲端着能照出人影的稀粥，坐在木凳上，望着天空，对着大地，喊着母亲和子女的名字，仰天长叹：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我有属于自己的土地？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我的家里又分得了比解放初期还多的土地。父亲愁苦二十多年的脸颊露出了笑容。此时，父亲已过六旬，儿女们劝他在家休息，承包的土地由儿女们耕种。他一脸不高兴，还说，你们想让我这把老骨头闷死在家里吗？不要看我年老老，犁田耕地的事，你们赶上我呢。父亲的精神面貌从此完全变了样。

父亲用他几十年习惯的原始方法耕种承包的田地。农忙时节，稻田里，山野上，随处可见父亲忙碌的身影。为了使稻田土壤分布均匀，父亲硬是不顾年迈体弱，肩扛二十多斤的铁犁，吆着耕牛，不知疲倦地来回犁作。父亲告诉当时一些学犁田的年轻人，不要轻看犁田这门农活，要想把稻田犁好，还真有那么一点小学问。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那个时期，全生产队乃至全村就数我父亲犁的田最美观最平整，因此我家的水稻亩产每年总是比别人家多200斤。

父亲热爱泥土、热爱稻田。只要

要我，这负都负了，尘沙岂能覆情殇？

可是文君说：涟漪琢青痕，与君已千年。毕竟不能一直任性，那年见他，便褪了前世今生，淡了繁华云烟，天上地下，只余他惊鸿一眼。就让荒芜隐约，以温柔向晚，用沉默带路，静候地老天荒。

也许这就是爱，是好事多磨。好在从此红灯笼，深院墙，他深情备红妆，耳绕情声，乌衣白巷，笙歌翠合只为文君唱。人生是场荒芜的旅行，他们多好，走过了，偶遇了，相逢了，别离了，仍是唯一。这一条幽然故径，被素颜的文君渲染出一路芳华，如果你走过路过，别只顾看那鎏金的门庭和檐角，别去数那金店几家，珠宝几何，闭上眼，听听司马相如弹奏的绝世风雅。只此一家，别无他处。

是的，就在那个自由新鲜的夏天，琴台路边，有远山和炊烟，有沉睡的狗和田野。远去的光阴里，每段故事都会苍老，惟有他们，一直都美好。我提着空瓶子，欢喜地回头望，酒垆关张了，他们，恩爱去了。我悄悄拨开雨雾，轻叩芭蕉叶，看他们亲密如画，相濡以沫。于是深信，这世上真的会有人爱你一辈子。

老家的粮仓

每顿吃着滋润爽口的白米饭，就会忆起儿时老家的艰苦生活，自然地联想到屋角那口粮仓。或许是贫穷日子过怕了，无论是在家中饮食还是公干用餐，我吃饭都做到了碗底朝天，颗粒归肚。爱惜粮食，既是一种美德，也是对劳动者的尊重，至少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而言，心里感觉踏实坦荡。这种习惯，我将延续下去，直至生命的终结。

儿时的生活，是和饥饿交织在一起的。大集体时是凭劳力吃饭，哪家劳力多，工分自然就挣得多，相应地口粮就分得多，日子也就越好过。而我家兄弟姊妹多，年龄又小，仅靠母亲一人挣工分维持生计，几乎是吃了上顿找下顿，一年下来，还要欠生产队的超支款。那时家中没有粮仓，分得的口粮用几个箩筐就能盛上，待到来年青黄不接时，闹粮荒是常有的事，要是家里来了客人，只好向邻居借，只有到了春节，我们才能美美的吃上白米饭。那时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1984年，田土承包到户，我家四亩多田，一年能产两三千斤稻谷。那时候还没有推广栽种杂交水稻，所用肥料多是农家肥，因此产量不高，除了交公粮统购外，还要请人帮忙将稻谷挑到市场上去卖，换成钞票用来偿还超支款和缴纳承担的赋税。为了卖上好价钱，就得赶早市，几乎是天麻麻亮就挑担上路，而留存的粮食勉强能够维持一家六口人到来年三四月份的生活。尽管余粮不多，父母还是商量决定在自家建一口粮仓，原料是田土下户时分得的生产队保管室旧木料。粮仓占地面积约五平方米，可装粮食四五千斤。但粮仓多数时间是空的，只有母亲偶尔把待客后剩下的肉食放置在里面，并用“铁将军”把住仓门。多少次，我和姊妹都望仓兴叹，还时不时用手敲击仓木板，感觉粮仓里似乎藏着不少好吃的东西。多年以后，每每谈及此事，大家都忍俊不

□ 王晓林

穿越羊草山

——北行漫记之三

羊草山的阴面阳面分别是东升与双峰两个林场，林海雪原，是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的地方。听说山顶极其寒冷，我们裹得更厚，一大早，背上食物和水，挥舞着雪杖，豪情万丈地出发了。

雪谷很小，几十米过后就直接进入山林，起先走的是大路，马拉扒犁可以通过。在马拉车和前人压实的雪地里行走并不困难，我们不时故意踩进路边深深的雪地里，做出陷入困境的苦楚状，再大笑着拔腿，被人生拉硬拽出来。

一早就知道途中和山顶各有一处茶室，可以进去避寒取暖。在一片脚步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伴奏下，我们一路说笑着，偶尔打趣下同行的人，轻松到达位于山脚的第一个茶室，马拉爬犁的终点到了，5公里过去了。这里距离海拔1200米的山顶只有4公里路程，但全是林间小道，有深坑有浅溪，坡度也越来越大，所以行走起来颇有些费力。

山高林密，白雪精灵选择了不同的附着物来塑造自己的形象。你看那树干上尚未被风吹落的雪龙雪蜈蚣，那踩着高跷的雪猪倒挂着的雪狐狸，那打横斜里躺卧的雪松鼠，定是嗅到了背包中的美味，口水滴答呢。我们一边赏着美景一边臭美自己，在这个空灵隽永的地方，留下唯美的身姿。不时从背包中掏出肉干和巧克力，喝一小口热水，顿感幸福美满啊。路边倒伏的树干和枯树苑是我们最好的坐席，得到了休整和补给的脚步重新变得轻快。

看积雪越来越厚，知道山顶近了，这里的雪质地细腻，晶莹剔透，它们堆着挤着铺着躺着，平滑如毯湿润如奶，让人不忍前去踩踏破坏。树型越来越大姿态越来越美，杨树桦树上形成的雪凇枝节横生相互交织，像一幅幅透明的蚕丝画儿。而枝叶繁茂的松树上，则挂满了朵朵大朵的棉花糖，玉树琼枝，瑶台仙境。

终于，一片开阔的雪原出现在眼前，这里就是羊草山顶。铺满奶油的原野上，几棵顽强的树任性地点站在风中，腰身挺拔，枝干笔直，树冠华丽，披晶戴银，几株锥形的雪松夹杂其间，这就是羊草山有名的圣诞树了。它们的每一根枝条每一个叶片都裹着厚厚的雪，亮晶晶的，其实也不单是雪，还有足够的空气湿度带来的水分，才能形成这么晶莹剔透的雪凇奇观。天与地连在了一起，白茫茫一片，太阳调皮地逗弄

□ 罗红梅

已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粮食亩产量普遍提高到了五百公斤左右，母亲也把家庭副业搞得红红火火，生活状况得以彻底改观。每到秋收季节，是全家人最忙碌的时候，有时几乎是到深夜，好像刚躺下打了个盹，耳边就传来母亲催促我们起床的呼唤声，要趁着晨曦赶紧下田收割稻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家的粮食年年是仓满囤溢，这其中饱含着母亲的艰辛与付出，而长期的重体力劳作，又使得母亲积劳成疾，在父亲的执意劝说下，才求医问药，告别了她朝夕相处的土地。两年后，母亲病逝，粮仓已是空空如也。

处理完母亲后事，我把粮仓做了彻底打扫，将不曾有用的家什放进里面。之后，我每回一次老家，都要打开粮仓瞧瞧，看是否有鼠啃虫蛀。停留在粮仓旁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痛楚：那是在思念母亲。

2010年初夏，我和弟弟遵照父亲的意愿，在原址上对老屋进行了改造，粮仓也随之拆除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每块木料堆放在厨房后面，用塑料薄膜遮挡，免遭日晒雨淋。父亲去世后，我们回老家过春节，就用粮仓木板做燃料，“呼哧呼哧”地燃烧，不知不觉间化为了灰烬。望着灶孔里跳动的火苗，如同望着那些悄然远去的岁月，怅然若失，而又释然。

而今在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添置了彩钢粮仓，以前使用的砖石粮仓、木板粮仓，粮食储藏在里面容易回潮不说，还要遭虫蛀、老鼠糟蹋，早已备受冷落，靠边站了。

忆往事，思绪万千。从八岁离开家乡，到异地求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，一晃就快40年了。这期间，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，粮食产量纪录也在不断地刷新。于我而言，尽管老家的粮仓已不复存在，但它仍时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，那么亲近，那么难忘。